

皇朝編年備要

二十六



九朝編年備要卷第一

十六

九三年

徽宗皇帝

起辛巳建中靖國元年  
止癸未崇寧二年



建中靖國元年

初韓忠彥性柔懦天下事多  
決於曾布布乃議以元祐紹

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乃詔改今元或以建  
中乃德宗奉天時號上曰太平乃梁末帝禪位時號太宗不  
以為嫌詔下中丞王覲曰義雖取於皇極然襲前代之號乞  
以德宗為戒左正言任伯雨亦曰人才固不應分黨與然自  
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而小  
人艱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  
播迂之禍建中乃其即位改元之號不可不戒

春正月朔有流星光燭

地 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方中  
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在旁任伯雨言正歲之始建

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為壬戌  
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  
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從五色推之赤為陽  
黑與白為陰從事推之朝廷為陽官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  
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  
上之謚也漸衝正西散而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謚  
也漢五行志云視之不明是為不哲時則有赤青赤祥又曰  
不明善惡親暱近習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時則有赤祥  
其說蓋出於洪範五事故唐世自大曆正元寶曆間屢有赤  
氣之異惟文宗大和中為多是時官官用事朋黨交結今日  
陛下以堯舜之資當千載盛明之時固非唐世衰末之比然  
天心愛陛下以災異為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也願陛下收  
主柄抑臣下嚴勅官禁以防慮幾微訓飭將帥以遏絕生事  
進忠良紓邪佞正名分擊蕪惡事至必斷無以寬仁傷大義  
使邪佞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變異之起可變為休祥矣

范純仁薨

時以觀文殿大  
學士為中太一

宮使口占遺表勸上清心寡慾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  
正之歸母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略曰若宣仁  
之誣謗未明至保祐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  
陵實謂之當然上聞訃痛悼贈卹有加書其碑首曰世濟忠  
直謚曰忠宣純仁賦性寬簡嘗曰吾平生好李得之忠恕二  
字而已自為布衣至宰相勤儉如一俸賜悉以廣義莊前後  
任子恩多先疎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皆未官初貶永州諸子  
聞韓維謫均州其子告章惇以維執政日與司馬光議多不  
合得免行欲以純仁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言純仁曰吾  
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  
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  
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皇太后向氏崩○追尊

太妃陳氏為欽慈皇后○以趙挺之為御

史中丞

時曾布為皇太后山陵使挺之為儀仗使布與官  
官劉援交通知禁中密旨就陵下諭挺之建議紹

備要二十六

述以合上意挺之自此擊元祐舊臣不遺餘力而國論一變  
矣於是任伯兩言挺之無素行且出入曾布之門恐其觀望  
宜加察焉行入粟補官法行於河東陝西路自奉職借職太  
廟齋郎其直各有差仍免試注官

二月以呂希純知瀛州

時賢士夫經紹聖貶責者  
稍稍還朝而無所統一成

願推希純為領袖至是復待制知瀛州上亦素聞希純名數  
與執政侍從道之曾布等忌希純因其請觀來及見亟託以  
虜新有喪高陽關帥迫遣  
之其實邊鄙未嘗有警也雨雹○再竄章惇任伯兩  
累疏言

惇簾前異議乞正典刑未蒙施行自古姦邪未有不先犯名  
分而能為亂者也遂貶雷州司戶自雷三移睦越湖州卒於  
崇寧四年○初蘇轍責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而惇以  
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及惇責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  
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初天下既苦王  
安石新法宣仁臨朝一切罷之而一時用事小人反側不自

安興造姦謀伺候事變而惇及蔡卞實爲之首及相謂他事不足移人主意若以先帝爲言則易於激怒可資以報復私忿由是紹述之論興焉知卞及林希張商英最怨元祐大臣故力引之以爲用與呂惠卿外相善而忌之不召也又深結中人藍從熙郝隨劉友端以自助惇獨相八年事無不如意七大夫一語少異即以爲過絕紹述動搖國是天下士皆結舌而元祐黨禍起矣惇以實錄詆斥熙寧政事由是前史官趙彥若等坐竄責尋用商英等章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等又再與司馬光呂公著已下皆貶使林希主行謫詞惇猶奏曰前日再責呂大防等衆咸以爲寬哲宗不聽又請編類元豐八年五月以來至元祐九年四月臣僚章疏及申請事自宰執侍從臺諫及職事兩省起居舍人以上并經筵史院帥臣監司逐名編錄識者知措紳之禍未已尋又言司馬光呂公著詆毀先烈變更政事由是光以下再行追貶劉奉世等並皆遷謫其上書論及朝政者無不除名編管被罪者數千人自惇貶謫諸人悉以白帖子行之安燾李清臣與爭哲宗疑之會鄭雍謂熙寧王安石嘗行之取案牘以白上乃卞猶慮所及者未廣又請置局看詳取元祐初訴理所公案由是得罪其衆惇等讎毀宣仁而所以釋憾於元祐者猶未已以孟后宣仁之所厚忌之一旦掖庭祕獄起惇即迎合與郝隨相表裏以擠后孟后既廢惇等念獨毀宣仁事未有實欲因追滅元祐數大臣召邢恕爲中丞與之誣造劉摯梁燾王巖叟謀爲廢立事以爲宣仁實屬意徐王又教蔡確之子涓進文及甫使語欲加摯等以大逆誘高遵裕之子士京言王珪遣士充問其父當誰立事又引劉安世范祖禹論顧乳媪謂上已親女寵欲有傾搖於是同文館之詔獄起矣又欲遣使嶺表置獄連逮元祐之臣盡誅之又力請發司馬光墓上並不聽甚至請追廢宣仁上雖不從然猶遣使杖殺陳衍等于海島徙司馬光等家屬毀拆宣仁故宮當時宮人皆逐出有誅者鄒浩之竄也惇以士大夫與浩語言交通或致簡叙別貽遺白上付獄劾治自京師至新州連逮復數百人黜蔣之奇以下數十人天下之士益以冤憤初惇之經制南北江

也定懿洽建沅州乘勢得梅山然二年之間死傷幾二十萬  
兵所至不以有無罪肆行誅戮無辜死者亦十八九南方兵  
禍自此始而所謂田畝租稅皆妄爲鄧綰所劾及爲相首以  
開邊勸上因言元祐臣僚蹙國棄地之罪謫降之外欲誅范  
純粹以行法絕夏人歲賜不通和帑遣使議畫地界使孫路  
王瞻張詢等再造青唐邈川邊事而安南渠陽等事皆起瞻  
等進築城寨至五十所不復計地勢遠近險易汝遮城本元  
豐欲築而未敢者至是進築猶越汝遮二百五十里外頃之  
瞻等遂言克復青唐邈川宗哥城地博不及告同列即入奏  
請率百官賀且白上將乘兵勢滅夏國四方賀表繼至而湟  
州已告急熙河帥种朴敗死上爲之震駭遂復棄鄯州關中  
由此大困開封民有因醉狂語者博請論如拍斥乘輿法上  
特貸死博再取旨不已自是妄言者莫不誅死然雖多殺不  
禁也初卜清臣布皆與博比而爲惡博疑清臣嘗圖相位起  
田嗣宗獄寘之極刑清臣由此逐去博卜亦意  
好晚乖二人紛紛各立黨與政以此日亂矣

二月以

# 江公望爲左司諫

公望言人主寡欲以養心則心常  
虛而䟽通端意以寧神則神常靜

而淵默道之所集理之所會雖一日二日萬幾若乾坤自然  
之運豈弊弊然以事爲哉又言天下大器置諸安則安置諸  
危則危此知置之之地未知運之之手天下神器爲者敗之  
執者失之此知運之之手未知藏之道藏天下於天下而  
不得過此所以爲道也天下有常安之理聖人操妙用之手  
至人藏不動之道不動常動動常不動運常不運不運常運  
安常不安不安常安此牽制天下之妙理嗟夫戰國之縱橫  
秦漢之吞并有爲之之敗執之之失矣故其妙不知所以藏  
其粗不知所以置天下無事亦幸爾今有器焉蠱而不飭蕩  
而不綱敬而不平漏而不直置之能安以否身坐其中雖巨  
有力焉能運行以否一日爲有力者負之以去謂之善藏以  
否器既如是天下亦然陛下以仁爲撲以義爲削以信爲繩  
以智爲巧以禮爲繪政以制其用刑以支其蠹啾啾萬鳴羣  
蠢羣動同在一器虛而不實故衆實之所會靜而不動故羣

動之所止止而無止則動亦寂矣會無所會故實亦空矣虛實一體動靜同役莫測其隱莫窺其用陛下以此藏之孰能移也得之於天人非容心也視之若弊疑非有愛也承之於宗廟非敢忽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非敢為也人愛亦愛之人棄亦棄之示至公也上而公輔下而有司百執事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各當其力也不在一曲不帶一隅東顧西盼左提右挈有如掌握之上陛下以此運之孰能弊也不畏多難而以無難為憂不矜無過而以改過為美居安慮危在治思亂以山河為金湯以夷狄為赤子外之郡國若犬牙之相制內之宗族若磐石之鎮安建極於四達之途濟民於仁壽之域陛下以此制之孰能危也藝祖神考能運而藏之者也仁宗能安而置之者也今舉以付陛下如之何而不思也

### 棄湟州

時既棄鄯州於是大酋溪巴温迎懷德之弟溪除羅撒入居之言者又論知湟州王厚首建開

邊之策及盜青唐物上不欲竟其事姑從薄責而知河州姚雄又奏諸蕃悉贍等入骨樞密院請斬贍以謝一方時議者又多請棄湟州朝廷問姚雄以棄守利害雄遣部將陳迪諭意於知湟州雷秀秀以為可棄無疑朝廷委雄措置雄命秀將湟州兵由京玉關以歸統制官劉玠命居民商旅由安鄉關以歸遂以湟州界趙懷德而瞻征與懷德俱還湟州於是懷德與溪巴温溪除羅撒合追各瞻征先降

### 解任伯雨

瞻征不安求內徙詔瞻征居鄧州未幾卒

**言職** 時紹述之論已興伯雨居言職僅半載所上一百八

方用事伯雨欲擊之布疏皆係天下治亂安危宗廟宮禁者細故不論曾布

覺乃先出伯雨知虢州 **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陰雲 **復宗學** 元祐六年詔置未及成以賜蔡確至是復不見 置○宣和二年賜宗學宗子及第出身有

### 五月朔大雨雹○以徐勣為翰林學士

時為給事中直學士院上疏言六事曰持要任賢求諫選用破姦黨明賞罰謂治國者未有用此而不治舍此而不亂大

率皆指陳當時之弊上嘉納之曾布初以熙豐法行之歲久當補其弊已而布背前議以為熙豐之法萬世不可改力陳紹述之說上久不決以問勳勳曰臣觀聖意所以未決得非欲兩存乎上曰朕意正爾勳曰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問以棄湟州何如對曰青唐不毛之地自收復以來歲費億萬計皆仰給內郡是徒有得地之名無獲地之實棄之便陛下以此為鑒自今勿惑小人之言妄興邊事無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利

**葬欽聖憲肅皇后欽慈皇**

**后**

附永裕陵

**六月集禧觀火**

翰林學士王覲言臣聞漢史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序

則火性得又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則火數起臣望謹留聖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可銷祥可兆矣

**解陳**

**祐言職**

祐前後七章論曾布不從遂罷右司諫出通判滁州責辭略曰觀望以言意在推引豈不失朕

用汝之本旨乎翌日宣押布視事布察上意悅因及祐章且言衆欲逐臣復行元祐之政則不由陛下聖意不回也上曰安有此理又言卷象求革揚言云軾轍不相不已當并逐之○後兩日左諫議陳次升對有劄子救祐上不顧次升自袖去而左司諫江公望對請祐責詞所謂觀望推引之語上曰欲逐曾布引李清臣為相且曰如此何可容又言曾布安可去公望遽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所期望今祐言宰相過失自其職也豈可便謂有他哉人君之於諫臣養之不可不素用之不可不審遇之不可不厚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不謹如此數者則用諫官之道盡矣上然之又抗疏論主繼述分元豐元祐起禍亂之源言甚懇切○先是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宜與江公望議論可乃來祐見公望公望曰榻前一博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去屢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矣人見各有不同惟不可傳會祐他日為上誦之上以為名言

**范純禮罷**

純禮奏言近見朝廷是元豐而



非元祐元豐之政盡出先帝規模宜無不善然官吏奉行未必一一皆如法意故民雖受賜亦或被害元祐之治其初執政者雖小有潤色亦多先帝法度今議論之官有不得志於元祐者以此藉口動陛下之心耳未必皆為國事蓋象時以邀利者也又言自古天下治亂顧用人如何耳今略陳祖宗用人之要呂餘慶有才行太祖自負郎擢為諫議大夫王禹偁有文學太宗自大理評事擢為直史館張知白屢上書言事真宗自河陽判官擢為右正言遂大用夫人君欲得魁傑之才必出於非次擢用若惟待輔臣薦舉左右論列其間有孤寒寡援正直是守者則終身冥晦雖有忠赤報國之心何由而見之純禮剛正數以言事忤上意而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都承旨范右丞不可先是詵嘗求為承旨欽聖謂詵浮薄遂以命王師約布妄言出於純禮以激怒詵詵信而恨之會詵館伴遠使稱純禮押宴席間語犯御名為中丞趙挺之諫議陳次升所劾惟諫官江公望獨明純禮無過而純禮不復辨遂出知穎昌府自此韓忠彥之客相

備要二十

七

### 秋七月嚴河東火葬禁

轉運使孫賁言河東

韓琦知太原官營墓域使葬其後龐籍奏蠲地稅孫沔乞令三寺主之歲度一僧仁宗悉從其請迨今歲久弊俗如故乞令守臣同運司官常加禁切無廢前規應河東州縣依此從之

### 曾肇徙知應天府

先是肇知太原府曾布言肇不習邊事乞別除一郡上許之且言肇性與卿迥然不同布曰肇性耿介自守但畏謹小心性頗執滯實無他也肇嘗以書責布略曰兄方當國得君正宜引用善人扶持正道使小人道消邪說不作以杜絕章惇蔡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世所謂善人端士者相繼去朝其在內者亦皆置之閑地而所進用以為輔臣從官臺諫者皆惇卞之黨今日兄勢方盛彼固不敢言然其心豈忘惇卞哉一旦兄勢稍不如今日曾氏之禍其可逃邪思之可為寒心可為慟哭不知亦曾思之否况君臣忤合亦豈有常安可不先事而慮願兄虛心克己凡用人行事詢謀僉同然後為

之必無過舉但使正人聚於本朝自然小人道消惇卞之黨無自入矣此乃安身保位全家族愛子孫之長計此不爲而爲彼曾氏禍至無日矣其可忽哉布答書略曰上踐祚之初深知前日之弊故收元祐黨斥之人而元祐之人持偏如故凡議論於上前無非譽元祐而非熙豐致上意憤鬱日厭元祐之黨乃復歸咎於布必欲逐之上意益以不平上之所向未見其不當於理若使布俯順衆人共爲違拂則誠所不敢也布每自謂存心無媿於天與負於人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元祐及惇卞之黨亦何能禍加於我哉恐不致家族之禍爲祖考之羞而累及親友也惇卞素與之異趨今日乃欲與之解仇雖使其愚甚於元祐之人亦或不至如此區區所以將順上德但欲置天下和平安靜之域爾使布且龜勉於此則元祐之人必未至受禍布朝夫此則京輩暮至矣於斯時也元祐之人蹈覆轍而不已者其可爲之痛心慟哭也惇卞所以嫁元祐之禍者以其非毀先烈故加以無君之惡此禍奚爲至我哉若自謂所引者皆正人所扶者皆正道以此杜絕

備史卷六

八

惇卞復起之前則元祐已試之效可見矣布則不然守常循理持平畏罪而無害物之心以保身而已廢與莫不有命仇怨之來但當引避使京卞輩時至命通非常安民所能除亦非稷易之徒所能禦也此乃至理願味其言及蔡京既至布與肇皆不免

### 重脩神宗實錄

詔略曰日者史官或懷私見議論去取各有所偏參錯異

同宜歸至當夫熙寧元豐事實具備元祐紹聖編錄並存訂正討論其在今日筆則筆削則削宜公乃心是謂是非謂非無忝厥職其令史官取索元祐紹聖所修實錄應干文字討論事迹參詳去取務不失實○初陳瓘言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熙寧奏對論議之語紹聖再修神宗實錄史官請以此書付史院專據此書追議刑賞遂使裕陵之美皆爲私史所攘所有實錄願詔史臣別行刪修○十月以左正言范致虛言詔前降實錄參取元祐及陳瓘乞刪除王安石日錄等指揮勿行仍詔實錄院以朱墨本進朱墨本者紹聖初別修去取之事也在元祐所修則於墨本上以雌黃塗之謂之

墨本入紹聖所修則 **江公望朱絃罷** 殿直劉 告

以朱修之謂之朱本 鄧鐸去年九月曾寫云隨龍人三班借職鄧鐸詔下開封府命推官吳師禮按治上問公望以師禮之為人公望以實對遂擢師禮為右司諫公望又言孝治之世豈容小人離間骨肉向章惇簾前妄議已有其迹蔡王年幼望陛下勿以無辜之言加諸至親只治府吏流之嶺表以示天倫之愛詔出公望知淮陽軍絃為給事中亦坐繳奏出知壽州其後獄成鐸伏誅蔡邕不掛吏議上頗以獄詞平反太過蓋法官不肯以指斤切害之罪罪之也○先是公望言增益邏者通舊為七十人夫婦醜詆之言仇隙讎怨之語增情釋非摘隱挾伏豈清時美 事又言陛下邇來畜能鳴善闕之禽籠奇羽佳喙之鳥夫志有欲而不禁則志荒志荒則政怠矣又言傳聞有姓賈中貴人臂鷓鴣入後苑中逐禽鳥臣未之信然終疑而不釋也夫從禽乃少年諸王事以天子為諸王少年事何自輕乃爾非萬乘取重於天下之道也上悉命縱之惟一鵬書

續通志卷二十六

九

久頗馴雖以塵杖逐之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志之及言鐸事竟坐罷黜

**安燾罷** 燾將 請去

密奏紹聖元符以來用事者持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快私讎下則欲希進而肆朋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為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為朝廷計也夫聽言之道必以事觀臣不敢遠引獨以神考之事切於今者為證不知果為紹述耶非耶當熙寧元豐間內外府庫無不充衍至小邑所積見錢穀粟不下一二十萬自紹聖元符以來傾府學竭倉廩以供開邊之費大臣用以為遷延固寵之計故軍無見糧吏無月俸公私罄竭未有甚於今日而反謂紹述豈不厚誣哉今夷狄之情難測水旱之變不當又慮盜賊潛謀承間竊發願陛下罷無益之人厚公私之積早計而預圖之無使飾偏詞以為身謀者得行其說則天下幸甚又論東京黨錮之禍唐末近習之患今皆有其漸履霜堅冰不可不戒其言甚切遂自知樞 **蘇軾卒** 于常州吳越之人識與不識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

數百人相率飯僧于佛舍賦獎善詆惡蓋其天性見義勇為不顧其害用此數困然終不以爲悔乾道間詔贈太師謚曰文忠八月陳瓘罷

瓘奏言臣嘗乞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

今爲宰相故也不報時瓘兼權給事中曾布將薦之即真或以告瓘瓘曰吾與布議事不合是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而復爾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媿矣至是瓘詣政事堂以書見布極論之略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瓘所按日錄辨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可見矣又以一年之內連下五勅而諸路三十年之蓄皆運於西邊因述國用須知所謂公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遂以副本納布布謂瓘所論爲元祐單見淺聞之說又曰雖有斗書布亦不動瓘遂申三省乞劾妄言之罪早行竄黜宰相將上布云瓘責臣尊私史壓宗廟緣邊費壞先政皆非是上令責瓘韓忠彥陸佃曰瓘言誠過曾布當能容遂自左司員外郎出知忝州○瓘所奏五勅帖黃云朝廷應副邊事虛內

備要二十六

事外非一日也故五勅之所取雖有別用之歟然前後相因以致匱乏至于今日遂耗天下根本之財者初緣邊事也一元符三年九月勅府界諸路見管坊場錢留出本路一年合支外將剩數留一半准備支用餘一半特令起發上京一其年十一月勅起發見管常平免役錢如前勅一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勅諸路提舉司將見在抵當息錢並起發上京一其年三月勅起發諸路量添酒依抵當旨揮一其年三月又勅諸路助役錢內撥一半充常平糶本餘一半計置起發上京允那往三路添助常平糶本又曰自元豐七年以常平等積剩錢補助邊費歲取二百萬緡爲額只以三年爲期蓋不欲多費天下民財以資邊用神考愛民之慮可謂深矣豈宜取三十年間根本蓄藏之物一旦大違成憲而備用於一方乎西邊財匱竭則必取諸東南東南積剩之物今於無事之時既巧取而備用之矣或東南有意外之患又將取之何地乎又曰五勅之後其年五月又降一勅以廣西錢一百萬貫和預買紬絹其文曰人戶願請價錢若於年例外支散可以接

濟其實則人戶不願也且以無為軍言之民間買絹一疋須用一貫四五百文足人戶請常年錢一貫文省今於年例外割添支散之數此乃聚斂之術臣恐自此一勅之後相繼無已又况侵削十路百姓只得絹一百萬疋未足以充陝西三兩月之費此豈神考接濟之法乎

### 九月傅楫晁補之罷

上以楫潛藩舊寮多

所咨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獻曾布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其助已楫歸然守正凡命令不當必極言之又嘗論救王古范純禮布滋不悅至是楫以時事浸更數求去遂自中書舍人出知亳州○補之亦自吏部郎中出知河中府曾布自叙云補之等日與其黨計議傾搖必有達於上聽者又為管師仁輩所攻師仁謂軾轍皆深毀先帝而補之庭堅輩皆其門下士不可聚於朝又自豐稷而下召還以來無不譽元祐而毀熙豐故上追省憤疾日甚一日自布在密院時上已嘗諭布詆毀神考第一是豐稷其次張舜民然元祐之人尚以為皆出於布本非上意至此上意已明而韓忠彥

世補要二千

十一

李清臣等猶欲回天東莫不笑之忠彥嘗數陳實錄不當削韓琦章疏上數語人曰忠彥尚能主張韓琦朕豈不能主張神宗

### 冬十月李清臣罷

清臣與曾布有隙每於上前互相訾毀諫官陳祐論布過

失上以祐與清臣交結欲黜布而援清臣御史彭汝霖遂承望風旨累論清臣之姦又初議建景靈西宮清臣嘗諫止之及宮成清臣漸見踈斥求有以自固因奏西宮之成都人歡喜上不荅清臣不自安且再為汝霖所劾遂自門下侍郎出

### 十一月復平準務

崇寧二年又分為南北兩務

### 庚辰郊

### 罷合祭

奉太祖配詔改明年元○初詔以郊見天地之始冬祀權合祭園丘而起居郎周常以合祭天

地為非禮雖權舉於一時恐自今遂以為常且言臣頃嘗備真禮職見當時議者以合祭為非禮神宗下禮文所詳定而臣寮所見不同或欲約儀衛均賜予而以乘輿躬行一至北郊者陳襄之議也或欲乘輿親行南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

建中靖國元年

之時宿太廟以告祖宗宿北郊以祭地祇宿南郊以祭天神者李清臣之議也或欲用先朝躬耕禘享故事皆因三歲郊天之期暫輟郊祀而以孟冬之月有事於地郊者王存之議也或欲以冬至親郊祠上帝用至日報天之說因即園丘之北別祠皇地祇者陸佃之議也或欲以郊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者張璪之議也神宗獨用璪議遂罷合祭陛下方欲繼述神宗要當一正舊典以爲子孫長守之制乞下羣臣更議而御史彭汝霖亦論合祭非禮上欲罷前命而韓忠彥陸佃以爲疑忠彥曰神祇非差除比被臺諫攻便罷曾布進曰權合祭元祐七年旨揮乃以蘇轍之論而廢神宗之正論也且不畏炎熱而親祠北郊乃盡誠以祀天地何疑之有忠彥堅持不可上意向布乃詔權罷

**鄧**

### 洵武進愛莫助之圖

時爲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先帝之子忠彥乃琦之子

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爲相將先帝之法更張之是忠彥爲能繼父志而陛下不能繼父志也陛下必

備要二十六

十一

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乃進此圖其說以爲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能助者其圖如史書年表別爲旁通分爲左右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爲七隔左曰紹述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宰執中溫益一人而已其餘每隔止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是也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皆在其間至百餘人又於左序別立一項用小帖揭去曾布進呈因密稟臣察姓名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以不與卿同故揭去布曰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自不當與議乞納下明日遂付右丞溫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上決意用京矣

**豐稷罷**

### 十二月邢恕

### 等叙復

恕知隨州呂嘉問路昌衡知蘄州滁州安惇蹇序辰蔡卞並復官官觀尋與郡召張商英等赴

建中靖國元年

關河東地震

內樓州樓煩縣經半月震不已

是歲遼主洪基

死孫延禧立

洪基將殂戒其孫延禧曰南朝通好歲久汝性剛切勿生事又戒大臣曰嗣君若妄

動當力諫止延禧即天祚也是歲改乾統政和初改天慶宣和三改保大

女真阿骨打立

女真自大中祥符以後絕不與中國通元豐中嘗降詔高麗令女真驅馬來市亦無至者○女真凡數種有謂之生女真者其類尤繁而巖版者其首也有孫曰楊割號楊割太師遂雄諸部楊割子曰阿骨打為入沈毅而有志初契丹國舅帳蕭解里聚眾為盜捕之不獲潛奔女真因命楊割圖之楊割遷延數月獨斬解里遣阿骨打獻首級餘悉留不遣護云已誅絕契丹不得已反進其父子官自是陰懷異志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市金玉以賂契丹權貴如此十餘年未有以發也是歲楊割死阿骨打立

壬午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地震

大原府潞晉隰代石

嵐岢嵐威勝保化寧遠等州軍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眾詔官給錢瘞奠優恤死傷之家鄧州錄參朱肱言伏自陛下即位以來兩次日食在正陽之月河東二十二郡而十一郡曉夜震動自古災異未有如此今錄所上宰相曾布書隨狀進呈其書略曰比年以來日蝕者二地震者一夫日食雖盛世不免然四月正陽之月也薄食正陽

異為大河東二十二郡曉夜震動者凡十一郡不知相公耳之也臺諫天子耳目之官必天子自擇今監察御史相公門人右正言范致虛乃相公姪婿范致君親第舉燾言之則忘恩致虛爭之則忤親若皆不言則

此日月所以薄蝕天地所以震動也慶曆中杜歐陽文忠公力辨數公不可去朝今安燾守西安豐稷守會稽賈易守南陽而鄒浩又乞東宰總百官而正人端士相繼求去此日月

所以震動也紹聖初章惇為宰相安燾在政  
燾一出而情遂無所顧忌時相公在樞府坐  
何為無過也若以西府不當與議則游談侍從  
思之職况執政乎再貶元祐巨案范純仁能言  
可救也廢元祐皇后龔夫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  
后那浩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置諫官於死黃履  
相公未嘗救也洎欽聖付神器於陛下相公英聲偉  
在階邸注意委重天下之士傾心翹首以觀考謹之效  
天變見於上地理逆於下眩竊疑之伏惟相公遇災而懼  
然後可以弭天變聞善則遷然後可以來直言眩之區區所  
望於相公者如此

### 二月以蔡確配饗哲宗廟庭

而已詔付三省  
時確之黨上書言元豐末確嘗密說皇太后令勿從靈駕保  
佑哲廟食以銅已著至於飲水亦必為之親嘗故也○五年  
賜確墓碑曰元豐受遺定策宰臣蔡確之墓○宣和二年蔡  
京引確之子慈上殿述其父有定策功詔追封汝南郡王

### 趙諗伏誅

諗江津人少敏給紹聖初擢甲科教授成都  
因章惇逐元祐大臣不合人心欲以此為名

起兵豫蜀與所親何夔王師直賈成時及日者羅京等同謀  
借姓孟起兵以從蜀人之望屬上登極赦到諗謂夔等曰章  
惇必敗天下既安人心難動前事願勿出口遂入京除太學  
博士請假般家欲面止諸人而黨中有發其謀者獄具當族  
有詔誅之家  
屬分配湖廣

### 太妃朱氏薨追謚欽成皇后○

### 三月命內侍童貫如杭州監製器皿

製造御前  
生活○四

年九月詔兩浙轉運司差開江兵卒駕杭州  
造作局御前生活物色舟自是揚戩始用事

### 夏五月嚴

### 內降執奏法

詔略曰應被受傳內降特旨並許三省密  
院契勘若有矣祖宗格法可明具奏更不

### 韓忠彥罷

忠彥至都堂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  
以狀申忠彥云已具論奏乞罷免忠彥得



狀驚曰又似李邦直矣徑歸避位材及能甫之言大略云哲宗踐祚之初退托不言大臣因緣為姦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才者司馬光呂公著陛下踐祚之初退托不言大臣因緣為姦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才韓忠彥李清臣此四人者罪同惡均難議差別光與公著嘗被追貶清臣已係歿亡所有忠彥偃然據位若令善去何以為姦邪之警材又言臣近三奏忠彥引用元祐姦黨盡變神考法度願陛下照見姦謀力持紹述之議而忠彥不知媿恥終無引去之意乞檢會臣前後章疏付外遂出忠彥知大名府○先是王能甫言知滁州劉安世曾解官為司馬光持服知潁州呂希純當時言事呂公著多聽用之乞削職罷差遣遂並自待制除修撰而差遣如故

### 再奪司馬光

### 等官

諫官吳材王能甫輩排元祐人不止諫議大夫彭汝霖與御史鄒餘郭熙等共論以為元祐人罪狀有紹

聖貶籍具在昨元符末叙復太優如自朝廷檢舉裁減則數日可畢不須俟彈章人人指名然後行之於是曾布用其說

情更二十一

十五

悉具姓名以進乃詔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呂大防梁燾范純仁劉摯王巖叟王存傅堯俞鄭雍以下四十有四人各奪官有差惟韓維孫固以神考潛邸舊人有旨特免尋詔毀范純仁神道碑議定謚官各罰金

### 籍黨人

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任執政官王覲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源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兩陳郭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魯君貺陳雍龔夫汪衍余爽湯敏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燾趙約譚稟楊偁陳佺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尋下詔略曰昔在元祐姦臣擅邦倡率邪朋誣詆先烈謗誦訛訛必欲一變熙豐之法度凡所論列深駭聽聞已擇其尤者第加裁削外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責者亦勿復言令榜朝堂○七月又詔知和

州魯肇罷右丞陸佃知海州王觀知常州豐稷知隨州王古  
官觀李格非知濮州謝文曜永州安置鄒浩八人並依五月  
乙亥詔籍記○尋又禁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孫仕京○尋  
又禁羈置人入京及諸色人妄議宗廟指斥乘輿并許人告  
賞錢三千貫白身與三班借職有官人轉兩官

### 葬欽成皇后

附求 裕陵

### 旌孝

### 行

周竒夔州麗水人九歲喪母卧墳側二年有赤雀十數  
巢其傍可俯而窺詔旌以束帛○時又有仙井監民樊  
譚母趙病割股以療母五月恩橙譚泣  
立橙木下得實以饋有詔補滎州助教

### 閏六月曾布

### 罷

布於元符末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逐出  
之至崇寧初知上意有所向又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  
引京以自助復京翰林承旨尋遷尚書左丞京大與布異會  
布擬河北轉運使陳祐甫為戶部侍郎祐甫之子迪布之愛  
婿京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也柰何使宰執私其親布忿  
辨久之聲色少厲中書侍郎溫益叱布曰曾布於上前安得

備要二十

十六

失禮上不悅於是殿中侍御史錢適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  
紹聖之忠賢而布亦連章乞罷遂出知潤州尋落職太平州  
居住又以嘗薦趙諗責散官知衡州明年論弃澧州罪責賀  
州列駕言者再攻布詔置獄開封而府尹呂嘉問挾宿憾逮  
布諸子煨煉窮治由是曾紆曾縑等一百五十餘人坐責有  
差降布為廉州司戶並依舊衡州安置卒於大觀元年○布  
初用王安石薦上前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青苗助役市  
易保甲遣使四出興農田水利皆布與呂惠卿建議而士大  
夫多爭之布上書欲上專任安石以刑罰脅制天下使毋敢  
言哲宗親政宰相章惇托紹述以快私忿布贊之甚力惇與  
大獄布無能救解或陰擠之然以士心不附惇乃詭情薦陳  
瓘張庭堅輩又請毋毀司馬公呂公著碑又言今自丞弼以  
至言者知畏宰相而不知畏陛下皆欲以傾惇而未能也會  
上即位惇逐而布總右揆乃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消  
釋朋黨邪正雜用及韓忠彥罷布獨當國始進紹述之  
說崇寧初上意始專有所向於是京用而布得罪矣

### 竄

鄒浩

初劉后為賢妃生子時中宮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緣

三月而薨謚獻愍太子后之立也浩三疏諫隨削其  
葉尋得罪貶上初即位召浩還朝首及諫立后事褒嘆再三  
詢諫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  
姦人妄出一紙不可辨矣及是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  
為偽疏謂本官人卓妲生子后殺其母而取之其辭云殺卓  
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詔暴其事安置永州  
明年移昭州浩在昭州作青詞告上帝有追省當時奏御之  
三章初無殺母取子之一字蓋為是云○浩母張氏絕賢浩  
之為諫官也恐貽親憂欲固辭母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議  
吾固何憂凡兩適

追貶李清臣竄豐稷張舜民

嶺表不易初意  
中書檢會清臣嘗有劄子言哲宗天資仁厚自元豐八年歷  
元祐紹聖未嘗有過失及章惇為相開導以殘忍殺伐之事  
或託謗訕宗廟或稱謀危上躬受禍者一千餘家凡士民有  
曖昧語言加以榜釘手足剝割皮膚斬頭拔舌之刑至於道

備要二十

十七

路以目不敢偶語有誤聖時有傷和氣也詔貶武安節副○  
又以言者論稷及舜民在元祐時用事紹聖中行遣最輕至  
元符末首為言官唱導姦謀殊無忌憚二人辭謝言官上表  
皆譏謗先朝內舜民表云乃者藥石不進鳧鴈僅存仗馬一  
鳴茅茹未已南窮海表北決江湖脫禁錮者何啻二千人計  
水陸則不止一萬里死者傷嗟之不及生者扶匍以來歸昔  
居輔弼之崇謀謨帝所終作蠻夷之鬼弃擲道旁古今未之  
或聞畢竟不知其罪敢望桑榆之晚景獲依日月之末光招  
魂於楚水之涯拭目於雲臺之表手遮西日口誦離騷等語  
於是並責授散官睦州商州安置○上即位擢舜民為右諫  
議大夫在諫垣七上所上六十餘章其陳陝西之弊有  
曰以庸將而御老師役饑民而爭曠土時以為名言

秋

七月行久任法

詔臺省寺監外監司郡守並三年成  
任宣和二年又詔內外官並以三年

為任以治績聞  
者再任永為式

以蔡京為右僕射

自魯布罷免而相  
位闕者踰月時知

樞密院蔣之奇門下侍郎許將皆應次補京乃自尚書左丞  
超拜右相制下中外大駭賜京坐延和殿上命之曰昔神宗  
創法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繼之而兩遭廢備惟變更國是未定  
朕欲上述父兄之志歷觀在廷無與爲治者今朕相卿其將  
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云○時四方承平帑庾盈溢京  
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大抵掃  
地矣上嘗出玉璣玉卮以示輔臣曰朕此器久已就深懼人  
言故未用爾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  
平之奉區區玉  
**置講議司命蔡京提舉**  
用條例司  
故事置於  
器何足道哉

都省仍令遼東臣僚共議因革時京初得志天下仰其所爲  
乃托紹述之柄首置是司講議元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所欲  
爲而未暇者京請以吳居厚張商英及劉庚充詳定官范致  
虛王漢之蔡珣葉棣充參詳官又奏臣伏讀手詔如宗室冗  
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及尹牧事皆政之大者臣欲每事委  
官三員討論乞並差充檢討文字有見任者今兼領不可兼

備要二十六

十一

及在外者並令權罷見任赴司供職又言熙寧條例司檢討  
文字編修及編定并在司分遣出外相度共十九人今事有  
多寡人力有餘或不足乞從本司隨事分委仍乞以喬方沈  
錫充尹牧檢討官強浚明李詩鮑貽慶充宗室檢討官李瑛  
陶節夫吳儲充冗官檢討官家安國王覺崔彪充國用檢討  
官安亢虞防林攬充賦調檢討官韓敷立曾說余授充商旅  
檢討官馮湛李橙呂棕充鹽澤檢討官未幾樞密院亦立講  
議司請以曹誘爲詳定官曾孝蘊爲參詳官並從之○三年  
夏罷講議司密院之司亦隨罷○自京當國每除吏一啓擬  
毋慮數千人皆駭聞張閣韓靜爲郎官皆資淺中書舍人吳  
伯厚繳詞頭京怒  
**焚元祐法**  
竄張耒  
耒以向者  
聞蘇軾身

出伯厚知揚州  
亡出已俸飯僧編素而哭也言者謂三代而上教出於一而  
天下同歸乎至治未嘗有專門之學三代而下政教法度不  
自天子出故國異政家殊俗雖有專門之學未嘗爲師弟子  
之服若蘇軾張耒者適然相投遂爲門下死黨非古人比者

古之有道者猶且不為之服而况率然相投之人耶兼素  
輕朝廷今又略無忌憚託為門弟子之名而肆為人臣所不  
敢為之禮原其情意天下且得共  
**罷春秋博士**仍詔進士勿治

春秋以臣寮言元符末范柔中置春秋博士  
非神考意故也元祐初置至紹聖廢之  
**八月置安**

**濟坊**以憂民之有疾病而無告者初  
**復令進士兼**

**試律**如元豐制**置居養院**以處寡孤獨尋詔以戶絕財產給其費不限月數依乞

巧法給米豆如不足即支常平司錢遺棄小兒仍佳人乳養  
**復紹聖役法****論**

**變法罪貶徐彥孚等官**彥孚朱彥陳察向糾劉唐老歐陽棐鍾正甫許

端卿李昭玘陳瓘周鼎臣十一人並坐為戶刑部官及尚書左右司日朋附柄臣倡寬從之說刪改元符勅條降官落職

有差○十月劉奉世等二十七人皆坐垂簾之際黨與變法並罷所居官宮觀奉世及呂希純周常襲原范純粹劉安世

王觀王古謝文曜於沂汝  
**九月籍元符末上書人**

**為邪正等**初上出其書付蔡京京以付其子攸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看詳筆為正上正中正下邪

等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計五百八十二人詔中書省籍記姓名○先是鹿敏求等並坐上書追官有差○又詔進士

劉復上書深詆哲宗政事以廢后為惑聰明以受璽為妖妄以牽叙元祐罪惡為賢者不復蒙其寬以復用元祐姦黨為

咨老成而舉八凱至引龐秦作璽世道短促欲恐脅朕聽又言哲宗罰及賢者子孫毀其碑碣生者飲恨于遐方死者銜

冤於幽壤三省宜子細看詳送所司考正合得情罪昭示君臣分義以戒詆毀誣罔宗廟之人○十月詔元符末上書議

論純正京朝官喬世材等九人令開門引對選人八人令三省審驗在外者乘驛赴闕○十一月詔元符之末下詔求言



馬琮謝良佐陳彥默劉昱  
魯君貺韓跋九人並出籍  
**招陝西河東弓箭手**景陽

信等四  
**陝西通行交子**蔡京言茶馬司將川交子通入陝西民已取信今欲造三

百萬貫令陝西與見錢監鈔兼行仍撥成都常平司錢一百萬貫充本從之。四年四月詔淮南許通行交子六月又詔

交子並依舊法路分兼  
**冬十月蔣之奇罷**初之奇

事蔡京曰奔之可惜之奇以為當時兵敗糧乏其奔蓋不得已上入京語每對執政言之奇昏老且曰渥鄴雖未能復然

須責當日議奔者意在之奇也之奇覺上眷衰上章求去遂自知樞密院出知杭州。之奇為部使者十二任六與都府

所至以  
**置外學賜名辟雍**初蔡京言與李為今日

治辦稱  
取解額三之一不入李者止許請解而在李者既許取解復得求貢充貢士額大郡置教授太李三舍為選補之法諸

縣亦置學仍更置小學又建外學於國南待四方之士以國子祭酒總治內外學別置外學司業以下官與上舍內舍於

太學處外舍於外學待其歲攷行藝升之太學上舍三百人內舍六百外舍三千人至是詔賜外學名辟雍。宣和三年

**罷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二十**

**餘人**時元符皇后閣官者都隨調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皇后為非於

是臺臣錢適石豫左膚等連章論韓忠彥李清臣黃履乘一布衣狂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望詢考大臣斷以

大義慰宗廟神明蔡京與執政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上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

宮且竄治忠彥清臣履曾布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等有差闕守勲以下編置者又十三人尋又責降任伯雨張庭堅曾布

之子紆布塔吳則  
**十一月置兩京宗正司**講議司

禮又及陳次升等  
宗正元年

量試法及置官莊贍給外或陳屬宗室願居兩京輔郡者各置  
郭宗院仍於西南兩京置外宗正司擇其資之高者使一人  
掌焉  
從之  
**十一月論棄湟州罪再貶韓忠彥等九**

**人**

忠彥散官安置濟州曾布責官仍舊衡州安燾漢陽蔣  
之奇以下六人皆責降有差○明年八月再論弃湟州  
罪移張庭堅編管象州及安燾等十人黜徙有差○忠彥卒  
於大觀三年忠彥之去位也右相曾布實諸之諫官吳材王  
能甫助之初中外之拭目新政也上意欲以中道合異論以  
忠彥重厚和柔故相之忠彥亦承上意然是時紹聖用事之  
臣尚列要路陰得左右其黨及布之相復倡紹述說改元崇  
寧小人比肩而進忠彥黜而布亦為蔡京所排自是黨議復  
起議者以忠彥不能  
大有建明為可恨云  
**更茶法**  
從蔡京之請也江淮等七  
路自乾德二年立推法嘉  
祐初罷之京言十三山場茶慶曆以前歲收五百餘萬嘉祐  
通商今歲入不過八十餘萬欲復行禁推仍給緡錢三百萬

充本官自置場市之令客人於在京推貨入納請長短引赴  
諸場受茶販易仍分遣官四員往諸路措置他日就緡即摠  
以都大提舉茶事一員餘並罷明年置淮浙路茶場○四年  
罷茶場併入市易務令客人赴官請引自於園戶買茶赴官  
盤稱納息批引販賣○重和元年御筆買  
茶引限滿並令拘收別買新引增私販法  
**行打套折鈔**

**法**

蔡京初拜相有巨商六七輩負官鈔至庭下投牒索債  
且曰此章相公開邊時此曾相公罷邊時所用合三百  
七十萬緡不能償者至會罷邊弃地之費乃過於開邊也京  
奏之上變類曰辱國且柰何京進曰臣請償之上喜曰卿果  
能為朕償之耶時國用常匱視三百七十餘萬緡為未易償  
故京因創行打套折鈔之法命官剗劄諸司庫務故弊之物  
若幕帟漆器牙札錦段之屬及履細色香藥皆入套為錢其  
直若干等立字号而支焉套始出客猶不願請有出而試者  
其間惟乳香一物足償其本而他物利又自倍於是欣然不  
半年盡償所費然打套有三或謂之折鈔套昔此也或謂之



乳香套者皆乳香也或謂之香藥套者麝細色香藥也

**崇寧二年春正月辰沅州蠻納土**辰州

故黔中地漢唐皆建郡縣五代弃而不通自熙寧始復置沅辰元祐又弃之樞人恃險作過去秋詔以知南康軍舒亶荆南府又以荆南去辰州七百里非用兵應急之術令亶交府事與監司親往辰州措置至是奏知誠州楊晟臻等一千六百餘人及李閱奏知徽州楊昌發等六百餘人並納土詔奏告太廟及永裕陵加亶待制羣臣表賀未幾曲赦兩路改誠州為靖州

**論詆誣罪貶竄任伯雨等十四人**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夫象州馬洵澧州陳祐歸州李深復州張庭堅鼎州江公望南安軍並編管鄒浩昭州王覲臨江軍豐稷建州陳次升建昌軍謝文瓘邵武軍張舜民房州並居住以知樞密院蔡卞追讎元符末言者疏已罪惡而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一事尤切至乃上疏自辯以伯雨為首於是三省檢會伯雨等前為諫官曾入章疏詆誣先朝故貶○伯雨居道州宣和初卒

**以蔡京為左僕射**○二月

**尊元符白皇后為太后**宮名崇恩置殿中監初太府卿林頰因按內藏庫見乘輿御服雜然百物之中乃乞復殿中監六尚官制以嚴奉至尊既而上出神宗所度殿中省圖命三省行之乃詔立殿中監尚食尚藥尚醞尚米尚舍尚輦凡六局○自唐以來殿中內侍各自有省元豐官制雖未及新作殿中省及除人按本志監少丞皆與祕省官相聯則亦是文臣之職矣本志又云舊制判省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雖有六尚局名別而事存凡官隨局而移不領於本省而殿中監視祕監為寄祿官而已又長編載張誠一嘗請以內侍為殿中省官神宗不可或謂蓋不欲外官與官官同意或然欵蓋唐六尚之職今多屬官者大抵元豐更制武官及內侍皆未

暇及非獨此也崇寧監少丞亦用文臣惟六尚乃用官者此司之盛此亦一端竄黃庭堅湖北

運判陳舉奏庭堅撰荆南承天院記言涉謗訕也其記略曰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產也實生民穀帛之蠹

雖余亦謂之然然自余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旱蝗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

此豈生民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耶然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常多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

治其內則於世教豈小補哉而儒者常欲合而軋之是何理也詔編管宜州脩大內內侍郝隨

司進用於是始繕修大內及諸官司屋宇并脩創景靈宮元符等十一殿及殿中監工役大作三月親

試舉人賜霍端友以下五百餘人及第有差時李階為禮部進士第一深之子而陳瓘之物也特奏名

安忱對策云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忱博兄也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

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於卿等亦並黜之後因夫觀四年赦並與改官復市

易務抵當庫諸州及禹戶縣並置夏四月毀唐

鑑蘇黃等集○荆景靈西宮元祐臣僚畫

像呂公著及司馬光呂大防范絀仁劉摯大赦以初謁

宮故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人程頤除名言者謂頤學術頗僻素行譎誕專以詭

也異孽普愚俗頌在元祐中因姦黨薦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經筵則進迂闊不經之論有輕視人主

之意議法太學則專出私見以變亂神考成憲為事紹聖中雖嘗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氣復過優尚以通籍致仕田野

出處自如朝廷有大政令則其徒更唱迭和指而議之毀壞風俗莫此之甚訪聞本入日近以入山著書為名未委所著

崇寧二年

後世不可不察詔除名所著書令監司嚴切覺察

### 更鹽法

舊法陝西諸路軍儲皆募商人入中以鈔

給之令赴解池請鹽及在京推貨務請錢復以都茶場引錢輸推貨務故商至無滯先是蔡京欲变法乃取熙寧紹聖間酌中歲會諸路所得若干以較今之入納請鈔歲終約若干知所入多寡殊絕始為新法鹽鈔以通秦蕘海號東南鹽行之東南諸路濱滄蕘海號東北鹽行之東北及畿甸諸處而畿甸諸處舊解鹽界也今以東北鹽充之而解鹽獨行於陝西與河東是以西鈔多滯兩池天產殆與土壤俱積而錢鈔至都又為推貨務所阻故諸路軍領失備京乃請歲給陝西錢四百萬緡以代解鹽之課京意蓋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盛而固寵凡末鹽鈔盡令商人絕私市鈔法始行一日務官申入納三百萬緡京以進呈上駭曰直有尔許耶左丞張商英曰此皆鹽數京曰臣據有司申如此今商英以為虛錢乞各選郎官一員視其虛實纔下殿即差官視之果實有在庫翌日復奏商英自咎為人所誤始不安于位○九月

備要卷六

五

講議司言自去年九月十七日推行新法東北鹽十月九日客人入狀筭請至今年九月二日終收赴到緡錢一百六十四萬有奇本錢一十四萬緡有奇餘皆息錢遂詔旌講議司官屬○四年秋詔自今以陝西舊鹽鈔易東南末鹽每百貫以見錢三分舊鈔七分方聽換易自新鹽鈔法行州縣假借商賈率用大舟載鹽雜販禁物植以黃旗所過關津皆莫敢問往往得志然見行之法纔通輒復變之凡舊鈔皆勿得用富商巨賈或至轉為流丐有赴水自縊死者提點淮東刑獄章繹見而哀之上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大信蔡京怒奪繹官至是尚書省言新鹽鈔已及一千萬緡內外鈔價及東南鹽價皆增長乞立賞禁人扇搖鈔法詔從之○大觀四年詔曰東南鹽法大壞適時通變理合增損差左司郎張密出使諸路講求聞奏以措置東南鹽事所為名於是復行熙豐舊鈔法○政和二年東南鹽罷官般官賣令客人以見錢筭請已支舊鹽別納見錢三分仍以新鈔鹽帶賣○五年令客人舊搭帶剩鹽見在者沒入之正鹽限一月買鈔帶賣違者

亦没入初蔡京擢故省吏魏伯芻提率推貨務令作料次閔子百萬進入上大喜持以示左右曰此太師所與我俸料也是冬伯芻上言朝廷施用沛然有餘者惟推鹽之入厚也頃年未有定制姦弊百出買則稱重以困亭戶支則帶重以惠商人自政和立法頗絕弊源蓋緣東南鹽一法用袋遂無夾帶請監支則置合同號簿而真偽自明推貨務異時日收不及二萬緡今乃常及四五萬緡有一郡而客鈔錢及五十萬貫者颶州是也有一倉而客請監及四十萬袋者泰州是也新法今歲二年而已收四千萬貫乞宣付史館從之後伯芻所進愈多不復由京而自以為功京不能平○七年詔東南東北並依政和舊法

### 五月廢內侍寄資法

昭宣使以下正使以上各繫真官請俸奏薦恩例等並依本官無寄資內侍省準此○按舊制內侍至東頭供奉官止一轉則大使臣若在内庭只許暗理資級恩數俸料並未該受謂之寄資轉出方正授以所寄之官今直轉正官不用寄理只於官上冠以入内

内侍省若内侍省字恩數俸給皆得之此乃蔡京媚近習變亂法度之大者下改都知等官亦此意也○又按仁宗朝因趙鼎之請詔御藥院當轉出外而特留者毋得累寄所迂資序司馬光呂誨於英宗朝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祿非祖宗本意則知寄資已是弊法况可盡廢之乎

### 置内侍知省同知簽書官

改都知為知入内侍省事副都知為同

### 知押班鑄當五錢

去冬令陝西鑄折五銅錢至是戶部為簽書尚書吳居厚言江池饒建四監歲鑄

緡錢一百三十餘萬近年復少欲別定勸沮之格詔從之○又令江池饒建舒睦衡鄂八州將每年上供小平錢縮減萬數增入料例鑄當五大錢以聖宋通寶為文其背鑄當五二字○三年春以陝西所鑄當十錢便於行使遂詔江淮荆浙路諸監以每年所鑄小平錢一百三十三萬四百貫文料例并崇寧元年朝旨減退到銅五十萬斤依陝西樣制改鑄當

十大錢前鑄當五錢指揮遂寢○尋命韶州永豐監以歲鑄當二錢二十萬緡改鑄當十錢十萬五十緡又置京城外監并復徐州寶豐監衛州黎陽監並改當二錢作當十大錢當二錢期過一年不用○明年六月詔福建廣南路更不行使當十錢或言蔡京私其鄉故也○十一月又詔荆湖江浙當十大錢並改作當五錢○十二月又詔淮南路重寶錢作當五行使○五年春罷鑄當十錢改鑄小平錢○六月詔當十錢惟京師陝西兩河許行餘路並罷令民於諸縣鎮寨送納給以小鈔自一百至十貫止並令通用行使如川鈔引法○東南十監歲鑄凡二百八十九萬緡而歲闕銅三百餘萬斤詔尚書省措置○大觀初詔止令京畿鑄當十大錢餘路並用小平錢○政和初改當十為當三○夾錫錢始於二年河東運判洪中孚言二虜以中國錢鐵為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不可用請改鑄夾錫當二鐵錢詔從之尋又命陝西轉運許天啓鑄夾錫當二及當十大錢○四年京西北路提刑宋喬年請於汝州魯山縣與置錢監及河東北京西陝西諸路十八監與夾錫當二錢從之○尋詔夾錫錢

### 六月中

## 太一宮火○復湟州

先是王厚童貫合諸道兵十餘萬奏乞進兵朝廷加心之

既而屢奏可保萬全遂聽焉會禁中火上以手扎止貫、視之遽納靴中厚訪其故貫曰上趣成功尔遂遣統制官高永年與蕃兵將新知熙州李忠權蘭州姚師閔及熙河諸將辛叔獻等九人提兵分道並進溪巴温溪賒羅撒誘群寇拒我師我師稍衄厚等休士鼓行而前連日大捷巴溪温等遁去而漆令等二十一族及欽裝等皆來降既而大軍畢至王厚率諸將盡銳攻城三日拔之并復管下城寨一十所尋論功行賞蔡京等並進官曲赦熙河蘭會路○十月王厚奏趙懷德率河南大首領出降○明年春上御端門納懷德降封安化郡王蔡京言熙河措置邊事司奏收復西寧州招降到大心牟等族大首領青唐偽宰相帰兀耶等約千餘人自蘭州至玉關公宗河而上取湟州臨宗寨乳洛河至西寧州管下

宣威城青海洗納木令波族東南直趨溪哥城至河州循化  
城入洮州復自洮州取岷公原循山後出懷羌來羌城公黃  
河至來賓城過乞令錢南城南抵京玉關幅員疆境五千餘  
里計二十萬戶今懷德將蕃界一帶人戶并諸處城寨獻納  
共二十七處各相去四五程或七八程並乞納土歸明率百  
官表賀○大觀二年春賜河南蕃酋緬什羅蒙姓趙名用忠  
封兩使

秋七月學士院火○詔毋以戚里充

留後 執政 詔自今勿復援韓忠彥例以戚里宗屬  
為三省執政官世世守之著為令甲

八月張

商英罷 初商英與蔡京在神宗朝同為講官雅相好及  
是言多不合商英言京姦邪有才為相國志在

逢君等語中丞石豫御史朱紱余深以為張商英非所宜言  
且論商英元祐中嘗為河東守臣李昭叙作嘉禾篇又作宣  
仁聖德頌及任開封推官日撰祭司馬光文并交通官官圖  
為右相於是自左丞出知亳州入元祐黨籍未幾改蘄州

九月置醫官○定選階 從刑部尚書鄧洵武之請  
也改留守節察判官為承

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為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  
官為文林郎防團推官為從事郎令錄為通仕郎知令錄為  
登仕郎判司簿尉為將仕郎後改通 詔諸州立黨碑  
仕為從事登仕為修職將仕為迪功

詔以御書元祐姦黨姓名頒天下監司長吏大立石刊記○  
時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  
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  
官府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山安民二字於石末

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尋又詔置

置崇寧寺觀

黨籍及上書邪等人姓名籍于州縣李 蔡京以聖節甫近乞令諸州置寺從之○尋又命節鎮州置  
觀及至政和初寺觀並改天寧萬壽觀尋又改神霄玉清萬

壽 立考課法 凡三 冬十月置湟州茶馬司○

置都大軍器所

令諸路分造河北五十將器械於京城置都大提舉製造軍器所以領之

○初知涇州邢慈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千乘及是蔡頌又請置河北兵器及兵車萬乘云

十二月

新法文字許徑上省

詔見行新法如茶鹽香市易錢法李汝邊事文字許直達尚書

省桃宣祖

及昭憲皇后神主藏西夾室初有李冲元上書言元符末不桃宣祖為不當又以哲宗不當為

一世詔下其議而侍從官皆是冲元之說至是三省奏本朝自僖祖至仁宗始備七世當英宗祔廟止桃順祖暨神宗祔

廟又桃翼祖則哲宗祔廟父子相承當為一世桃

上措置

邊事司以王厚及內侍童貫領之

上留意西邊嘗問知

樞密院蔡卞部湜可復否曰可問誰可將曰王厚可為大將高永年可統兵是春乃以厚為曉西安撫知何州令措置招

納尋令權熙河蘭會經略永年為統制官蔡京又言童貫頃

十使陝右審五路利害與諸將之能否為甚大力薦之遂用

李憲故事命貫為監軍專切往來幹當至是置司專命二人

主之○趙挺之云蔡京每以復邊部啟進上上意向之京亦

知緣邊乏糧兵未可動乃勸上多出金帛官爵厚誘其酋首

來降挺之謂京初不習西事本末妄以為邊部諸羌亦如沅

辰邵之溪洞貪利畏威相率歸順又以為夫龍撥既嘗至中

國可指呼而用之不知其大龍撥已據有河南地豈復肯歸

但得其他近僕蕃族五七人或十數人出僕乞以白旗立要

約名為招納而已然所給散朝廷之人已不可勝計卒至用

兵云○熙河蘭會路尋改為熙河隴鄯路再改為熙河蘭隴

路開遇明河

自真至西二百餘里分五年畢

是歲高麗主顛死

子侯立顛在位十八年顛本名熙後避遠主諱改之

卷之二十六





